

南  
齊  
書

三



卷第一

三才圖會  
卷第一  
撰

禮儀繁博與天地而爲量紀國立君人倫攸始  
三代遺文略在經誥蓋秦餘所亡逸也漢初叔  
孫通制漢禮而班固之志不載及至東京太尉  
用廣撰舊儀左中郎蔡邕造獨斷應劭蔡質咸  
綴識時事而司馬彪之書不取魏氏籍漢末大  
亂舊章殄滅侍中王粲尚書衛觔集創朝儀而  
魚豢王沈陳壽孫盛竝未詳也吳則太史令丁

乎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衆典晉初司空荀勗因魏代前事撰爲晉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竝共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傳咸續續此製未及成功中原覆沒今虞之決疑注是遺事也江左僕射刁協太常荀勗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修輯朝故宋初因循改革事係群儒其前史所詳竝不重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禮樂於是詔尚書令王儉制定新禮立治禮樂學

士及職局置舊學四人新學六人正書令史各  
一人幹一人祕書省差能書弟子二人因集前  
代撰治五禮吉凶賓軍嘉也文多不載若郊廟  
庠序之儀冠婚喪紀之節事有變革宜錄時事  
者備今志其輿輅旗常與往代同異者更立別篇  
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郊在何  
年復以何祖配郊殷復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  
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  
配與無配不祀者堂殿職僚毀置云何八座丞

郎通關博士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暹  
議今年七月宜殷祠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竝  
祭而無配殷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  
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  
右僕射王儉議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後時祭  
諸侯先時祭後祫春秋魯僖二年祫明年春禘  
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  
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祫與時祭其言詳矣初  
不以先殷後郊爲嫌至於郊配之重事由王迹

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禪舜不得爲漢祖舜亦已禪禹不得爲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卽爲前式又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

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即文廟邪鄭荅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奭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



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五時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於義爲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揔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



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  
爲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帝佐天  
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  
堂則是本祀之所辟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  
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  
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  
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尚書堯典咸秩無文詩  
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  
猶必享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略魏文帝黃初二

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  
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  
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郊特牲  
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爲言自  
新絜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爲人當齋戒自新絜  
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巳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據  
辛日爲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襲  
據祭法云天地駢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爲正  
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

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  
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曆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  
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  
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還祭明堂  
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竝無配犧牲之色率由  
舊章詔可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  
明文唯以孝經爲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爲文王  
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旣配上帝則以帝爲  
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

衷其云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內外  
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傍儒依史  
竭其管見旣聖旨惟疑羣下所未敢詳廢置之  
宜仰由天鑒詔依舊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  
或於前郊年或別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  
正月己郊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  
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士議尚書令王儉議案  
秦爲諸侯雜祀諸時始自堯并天下未有定祠漢

高受命因雍四時而起北時始祠五帝未定郊  
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  
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  
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明年立太一祠於甘泉  
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  
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  
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議  
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  
北於洛陽魏晉因循卒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

類多間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  
檢晉明帝太寧五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  
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  
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  
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  
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謂明年正月宜饗  
祀二郊虔祭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間歲尚書領  
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竝同儉議詔可

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尚

書令王儉啓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啓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園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天於園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園丘也春秋傳云啓蟄而郊則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禮義在



報天事兼祈穀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啓蟄  
史官唯見傳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  
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  
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復是近世  
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爲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爲  
礙者則晉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  
日親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在致齋行  
之不疑今齋內合朔此即前准若聖心過恭寧  
在嚴絜合朔之日散官備防非預齋之限者於

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異則列於省前  
望實爲允謂無煩遷日從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  
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  
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  
日來年郊祭宜有定准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  
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  
兼博士劉蔓議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  
日略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

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  
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  
兆於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  
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  
有說則從經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  
而不祭寅丑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  
日合於報天爾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  
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兼太常丞  
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

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  
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失非立意也立之  
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  
立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  
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啓蟄遠矣  
又周禮大司樂九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  
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  
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  
祭之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

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  
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  
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  
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于時定制是則周禮二  
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丁  
皆合宜臨時詳擇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  
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  
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爲先甲三日辛  
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

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旣是常  
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堂則理  
應郊堂司徒西閤祭酒梁主議孝經鄭玄注云  
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帝與天亦言不殊近代  
同辰良亦有據魏泰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  
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  
則已行之前准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天堂  
祀五帝非爲一日再黷之謂無俟釐革尚書陸  
澄議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曰

不共者義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  
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  
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  
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  
祭翌日祠五帝於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  
堂宜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  
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  
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忠  
此奏皆爲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



一日摯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閒三北裡天饗帝共日之證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詳今明堂用白宜依古在北郊後漢唯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今祠明堂不應大駕尚書令王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唯據自郊祖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昊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爲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

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  
皆親奉晉泰寧有詔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  
營繕太常顧和秉議親奉康皇之世已經遵用  
宋氏因循未遑釐革今宜親祠北郊明年正月  
上辛祠昊天次辛座后土後辛祀明堂御竝親  
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  
爲法駕袞冕之服諸祠咸用詔可

建武二年通直散騎常侍庾曇隆啓伏見南郊  
壇負北外內永明中起瓦屋形制宏壯檢案經

史無所准據尋周禮祭天於圜丘取其因高之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故以高敞貴在上昭天明旁流氣物自秦漢以來雖郊祀參差而壇域中間竝無更立宮室其意何也政是質誠尊天不自崇樹兼事通曠必務開遠宋元嘉南郊至時權作小陳帳以爲退息太始薄加脩廣永明初彌漸高麗往年工匠遂啓立瓦屋前代帝皇豈於上天之祀而昧營構所不爲者深有情意記稱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

故至敬無文以素爲貴竊謂郊事宜擬休偃不  
俟高大以明謙恭肅敬之旨庶或仰允太靈俯  
愜羣望詔付外詳國子助教徐景嵩議伏尋三  
禮天地兩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犧牲器用陶  
匏不載人君偃處之儀今棟瓦之構雖殊俱非  
千載成例宜務因循太學博士賀瑒議周禮王  
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氈  
案以氈爲牀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宮宇兼左丞  
王摛議掃地而祭於郊謂無築室之議竝同雲

隆驍騎將軍虞炎議以爲誠慤所施止在一壇  
漢之郊祀饗帝甘泉天子自竹宮望拜息殿去  
壇場既遠郊奉禮畢旋幸於此瓦殿之與惟宮  
謂無簡格祠部郎李撫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  
幕張尸次尸則有幄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所  
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旣不止於郊祀立尸之  
言理應關於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省宗廟旅  
幕可變爲棟宇郊祀豈案何爲不轉製檐臺雲  
隆議不行

建武二年早有司議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云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衆云求雨以女巫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玄云陽氣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興雲致雨者也衆水所出爲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

謂爲壇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軼  
輶至祝敵爲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  
者上公以下謂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  
雩止當以四月王肅云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  
而雩謂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於五  
月著雩義也晉永和中中丞啓雩制在國之南爲  
壇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謠云漢詩皆  
以孟夏得雨報太牢于時博士議舊有壇漢魏各  
自討尋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所祭唯應祭  
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  
鄭玄說宜配食於庭也鄭玄云雩壇在南郊壇  
之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尊右雩壇方郊壇爲  
輕理應在左宜於郊壇之東管域之外築壇旣  
祭五帝謂壇宜負尋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  
案覲禮設方明之祀爲壇高四尺用珪璋等六  
玉禮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諸侯親禮爲所以  
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謂今築壇宜崇

四尺其廣論仍以四爲度徑四丈周負十二丈而四階也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儀皇齊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饗於雩壇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雩禱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爲者一禮唯有冬至報天初無得兩賽帝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別有賽蒼之事也禮祀帝於郊則所尚省費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

也武皇過密未終自可不奏盛樂至於旱祭舞  
雩蓋是呼嗟之義旣非存懽樂謂此不涉嫌其  
餘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已禮舞雩乃使無闕  
今之女巫竝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依  
晉朝之議使童子或時取舍之宜也司馬彪禮  
儀志云雩祀著皂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  
緇差無所革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輒勒主者  
申攝備辦從之

隆昌元年有司奏參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國子

助教謝曇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  
玄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  
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逸之謂宜以世祖文皇帝  
配祀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  
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於尊祖亦  
義章於嚴父焉左僕射王晏議以爲若用鄭玄  
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  
止於郊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毀其文  
廟乎詔可至永元二年佟之又建議曰案祭法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  
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云禘郊祖宗  
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於圜丘也祭上  
帝於南郊曰祭祀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  
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王  
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  
三宗竝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  
焉舜寧立堯顓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  
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

配有垂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者故明堂無  
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宜列二帝於文祖尊新廟  
爲高宗竝世祖而泛配以申聖主嚴父之義先  
皇於武皇倫則第爲季義則經爲臣設配饗之  
坐應在世祖之下竝列俱西向國子博士王擢  
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  
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武王之文唯執競云  
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終

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  
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爲宗祭法以文王爲  
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  
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  
爲嚴祖何得云嚴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  
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  
如摛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  
周公祀后稷文王爲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  
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



爲宗其後更以文王爲祖武王爲宗尋文王以  
文治而爲祖武王以武定而爲宗欲明文亦有  
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  
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  
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  
迎氣於郊祭一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  
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  
配文武泛之爲言無的之辭其禮旣盛故祖宗  
並配參議以修之爲允詔可

太祖爲齊王依舊立五廟即位立七廟廣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陰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爲七廟建元二年太祖親祀太廟六室如儀拜伏竟次至昭后室前儀注應倚立上以爲疑欲使廟僚行事又欲以諸王代祝令於昭后室前執爵以問彭城丞劉璫璫對謂若都不至昭后坐前竊以爲薄廟僚即是代上執爵饋奠耳祝令位卑恐諸王無容代之舊廟儀諸王得兼三公親事謂此爲便從之及太子穆

妃薨卒哭祔于太廟陰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卒哭祔于太廟陰室太祖崩毀廣陵府君鬱林即位追尊文帝又毀太中主止淮陰府君明帝立復舊及崩祔廟與世祖爲兄弟不爲世數史臣曰先儒說宗廟之義據高祖已下五世親盡故親廟有四周以后稷始祖文武二祧所以云王立七廟也禹無始祖湯不先契夏五殷六其數如之漢立宗廟違經背古匡衡貢禹蔡邕之徒空有遷毀之議亘年四百竟無成典魏氏

之初親廟止乎四葉吳蜀享祭失禮已多晉用  
王肅之談以文景爲共世上至征西其實六也  
尋其此意非以兄弟爲後當以立主之義可相  
容於七室及楊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  
以元后爲世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江左賀循  
立議以後弟不繼兄故世必限七主無定數宋  
臺初立五廟以臧后爲世室就禮而求亦親廟  
四矣義反會鄭非謂從王自此以來因仍舊制  
夫妻道合非世葉相承譬由下祭殤嫡無關廟

數同之祖曾義未可了若據伊尹之言必及七  
世則子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玄之說廟有  
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且闕宮之德周七非  
數楊元之祀晉八無傷今謂之七廟而上唯六  
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謂太祖未登  
則昭穆之數何繼斯故禮官所宜詳也

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議權制諒闇之  
內不親奉四時祠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  
中朝諒闇議奏曰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興漢

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  
吉唯宴樂爲譏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即位則預  
朝會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  
舊好又云諸侯即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  
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內而圖婚三年  
未終而吉禘齊歸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  
樂皆致譏貶以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蒸嘗之  
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  
塞興廢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

竝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  
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  
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  
公既即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禮記曾子問孔  
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  
廟禮乎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  
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烝嘗禘於  
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至  
於寢不同於古烝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

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  
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義皆  
著在經詔昭乎方冊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  
卒哭公除親奉蒸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  
泰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  
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  
社稷越紼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  
既葬釋除事以權奪委裘襲衮孝享宜申越  
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復依范



宣之難杜預譙周之論士祭竝非明據晉武在  
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令依諒闇之典至於四  
時蒸嘗蓋以哀疾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以  
來通儒碩學所歷多矣守而弗革義豈徒然  
又宜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宸親臨三元告  
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簋簠充庭情深  
於恒哀而跡降於凡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  
廟蒸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  
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

司攝禮進退二三彌垂典衷謂宜依舊親奉從之

永明九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宣帝麴起餅鴨雉孝皇后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菹羹昭皇后茗糲炙魚皆所嗜也先是世祖夢太祖曰宋氏諸帝嘗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爲吾祠上乃敕豫章王妃庾氏四時還青溪宮舊宅廩內合堂奉祠二帝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禮

史臣曰漢氏之廟徧在郡國求祀已瀆緣情又  
踈重檐闕寢不可兼建故前儒抗議謂之遷毀  
光武八纂南頓尹已上四世別祠春陵建武三  
年幸春陵園廟是也張衡南都賦曰清廟肅以  
微微明帝至于章和每幸章陵輒荷舊宅建安  
末魏氏立宗廟皆在鄴都魏文黃初二年洛廟  
未成親祠武帝於建始殿申家人禮世祖發漢  
明之夢肇祀故宮孝享旣申義合前典亦一時  
之盛也

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誼之議今祭有生魚一頭  
干魚五頭少牢饋食禮云司士升魚腊膚魚用  
鮒十有五上旣云腊下必是鮮其數宜同稱膚  
足知鱗革無毀記云槁魚曰商祭鮮曰脰祭鄭  
注商量脰直也尋商旨裁截脰義在全賀循祭  
義猶用魚十五頭今鮮頓刪約槁皆全用謂宜  
鮮槁各二頭槁微斷首尾示存古義國子助教  
桑惠度議記稱尚玄酒而俎腥魚玄酒不容多  
鮮魚理宜約干魚五頭者以其旣加人功可法

於五味以象酒之五齊也今欲鮮槁各雙義無  
所法謹之議不行

十年詔故太宰褚淵故太尉王儉故司空柳世  
隆故驃騎大將軍王敬則故鎮東大將軍陳顯  
達故鎮東將軍李安民六人配饗太祖廟庭祠  
部郎何譔之議功臣配饗累行宋世檢其遺事  
題列坐位具書贈官爵謚及名文不稱主便是  
設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繫心也揆  
斯而言外配廟廷不容有主宋時板度既不復

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書召板爲得其衷  
有司攝太廟舊人亦云見宋功臣配饗坐板與  
尚書召板相似事見儀注

十一年右僕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嗣侍中何  
胤奏故太子祔太廟旣無先准檢宋元后故事  
太尉行禮太子拜伏與太尉俱臣等參議依擬  
前典太常主廟位太尉執禮祔太孫拜伏皆與  
之俱正禮旣畢陰室之祭太孫宜親自進奠詔  
可

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之儀  
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王之六服大裘爲上  
衮冕次之五車玉輅爲上金輅次之皇后六服  
褱衣爲上褱翟次之首飾有三副爲上編次之  
五車重翟爲上厭翟次之上公年大裘玉輅而  
上公夫人有副及褱衣是以祭統云夫人副褱  
立于東房也又鄭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  
有褱衣詩云翟茀以朝鄭以翟茀爲厭翟虞伯  
夫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褱旣同則重翟

或不殊矣況景皇懿后禮崇九命且晉朝太妃服章之禮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唯無五牛旗爲異其外侍官則有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內職則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啓引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竝置百官擬於天朝至於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崩則是禮加於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儀則侍衛陪乘竝不得異后乘重翟亦謂非疑也



南齊書卷一  
尋齊初移廟宣皇神主乘金輅皇帝親奉亦乘  
金輅先往行禮畢仍從神主至新廟今所宜依  
准也從之

永泰元年有司議應廟見不尚書令徐孝嗣  
議嗣君即位竝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虔  
謁之禮左丞蕭琛議竊聞祇見厥祖義著商書  
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  
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  
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政必以

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從五君並皆謁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關文理無異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即親奉時祭則是廟見故無別謁之禮竊以爲不然儲后在

宮亦從郊祀若謂前虔可兼後敬開元之始則  
無假復有配天之祭矣若以親奉時祭仍爲廟  
見者自漢及晉支庶嗣位竝皆謁廟旣同有蒸  
嘗何爲獨脩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故號以  
謁廟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  
不疑二禮相因況位隔君臣而追以一謁兼敬  
宜遠纂周漢之盛範近黜晉宋之乖義展誠一  
廟駿奔萬國奏可

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祠太社

稷一日合朔日蝕旣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祠無  
疑不曹檢未有前准尚書令王儉議禮記曾子  
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禮之祭簠簋旣陳唯大喪  
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  
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  
齊初日仍值薄蝕則不應廢祭又初平四年士  
孫瑞議以日蝕廢社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  
父天親地郊社不殊此則前准謂不宜廢詔可  
永明十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議案禮記郊特

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鄭玄云答猶對也北墉社內北牆也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答之爲言是相對之稱知古祭社北向設位齋官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竝東向而齋官位在帝社壇北西向於神背後行禮又名稷爲稷社甚乖禮意及未知失在何時原此理當未久竊以皇齊改物禮樂惟新中國之神莫貴於社若遂仍前謬懼虧盛典謂二社語其義則殊

論其神則一位竝宜北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  
稷是百穀之總神非陰氣之主宜依先東向齋  
官立社壇東北南向立東爲上諸執事西向立  
南爲上稷依禮無兼稱今若欲尊崇正可名爲  
太稷耳豈得謂爲稷社邪臘祠太社日近案奏  
事御改定儀注儀曹稱治禮學士議曰郊特牲  
又云君之南向荅陽也臣之北向荅君也若以  
陽氣在南則位應向北陰氣向北則宜向南今  
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黑瓚階東西向故知

壇墀無繫於陰陽設位寧拘於南北羣神小祠類皆限南面薦饗之時北向行禮蓋欲申靈祇之尊表求幽之義魏世秦靜使社稷別營稱自漢以來相承南向漢之於周世代未遠鄙上類基商丘餘樹猶應尚存迷方失位未至於此通儒達識不以爲非庾蔚之昔已有此議後徐爰周景遠並不同仍舊不改佟之議來難引君南向答陽臣北向答君敢問答之爲言爲是相對爲是相背相背則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來

議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復是君背臣今言  
君南臣北向相稱答則君南不得稱答矣記何  
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陰邪社果同向則君亦  
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解則不然  
記云君之南向答陽此明朝會之時盛陽在南  
故君南向對之猶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之  
義耳寧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答  
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瓚  
階東西向者斯蓋始入之別位兆接對之時也



案記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上而主  
陰氣又云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社主陰陰  
主殺傳曰日蝕伐鼓于社杜預云責羣陰也社  
主陰氣之盛故北向設位以本其義耳餘祀雖  
亦地祇之貴而不主此義故位向不同不得見  
餘陰祀不北向便謂社應南向也案周禮祭社  
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記云君南向答陰之義  
求幽之論不乖歟魏權漢社社稷同營共門稷  
壇在社壇北皆非古制後移宮南自當加釋此

言乃是顯漢社失周法見漢世舊事亦時祭社南向未審出何史籍就如議者靜所言是祭社位向仍漢舊法漢又襲周成規因而不改者則社稷三座竝應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竝東向邪治禮又難終之凡三往反至建武二年有司議治禮無的然顯據終之議乃行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奏案周禮太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鄭玄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知禮天圓丘用玄犢禮地方澤用黃

牲矣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玄云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兩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廟社稷俱用赤有違昔典又鄭玄云祭五帝於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晉以來并園丘於南郊是以郊壇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闕五神之位

北郊祭地祇而設重黎之坐二三垂舛懼虧盛  
則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犁牛之子騂且角雖  
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不若  
在陰祀則與黜乖矣佟之又議周禮以天地爲  
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周人尚赤自四  
望以止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  
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  
論禮二說豈不合符參議爲允從之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議曰蓋聞聖帝明

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泰矣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於真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故禮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姉月周禮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廬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鄭玄云端當爲覲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議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

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爲冕也禮記  
保傳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  
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  
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佟之以爲日者太  
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  
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  
次天地敬朝以分差有理據則融玄之言得其  
義矣漢世則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覲禮  
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

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以此言之蓋  
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漢改周法羣  
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  
然旦夕常於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採周  
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所  
出東郊今正殿即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以  
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  
奏魏祕書監薛循請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  
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

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  
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朝夕月宜用仲秋之  
朔渾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  
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竝行於上世西向拜  
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  
背月也佟之案禮器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鄭  
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  
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  
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



所在耳猶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爲疑邪佟之謂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弃負丘方澤於兩郊二至輟禮至於二分之朝致替無義江左草創舊章多闕宋氏因循未能復古竊惟皇齊應天御極典教惟新謂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於殿庭之東西向而拜月此即所謂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使四方觀化者莫不欣欣而頌美旒藻

之飾蓋本天之至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袞十二旒極文章之義則是古今禮之變也禮天朝曰旣服宜有異頃世天子小朝會著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袞冕者也竊謂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佟之任非禮局輕奏大典寔爲侵官伏追慙震從之

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即日輿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

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爲亥日籍田經記  
無文通下詳議兼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  
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  
躬耕帝籍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祭也辰子  
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陰  
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法  
曰吉亥又據五行之說木生於亥以亥日祭先  
農又其義也太常丞何譔之議鄭注云元辰蓋  
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墾稼咸存灑潤五

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  
月建與日辰合也國子助教桑惠度議尋鄭玄  
以亥爲吉辰者陽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之元  
以爲生物亥又爲水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  
畢熟也助教周山文議盧植云元善也郊天陽  
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祭豳月令章句解  
元辰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  
地用辰助教何佟之議少年饋食禮云孝孫其  
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注云丁未必

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  
若不丁亥則用己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鄭又云  
必用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  
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  
文用此日耕藉祠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  
別義殿中郎顧暉之議鄭玄稱先郊後吉辰而  
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爲辰亦無常辰之  
證漢世躬藉肇發漢文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  
藉田斯乃草創之令未覩親載之吉也昭帝癸

亥耕于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  
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烈祖實書辛未不繫  
一辰徵於兩代矣推晉之革魏宋之因晉政是  
服膺康成非有異見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陰氣  
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闕種且亥旣水辰含  
育爲性播厥取吉其在茲乎固序丑位云陰大  
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序未位云陰氣受任助  
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是漢朝迭選魏室  
所遷酌舊用丑實兼有據參議奏用丁亥詔可

建元四年正月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其  
有位樂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還取  
王公已下至三將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領  
護諸府司馬諮議經除敕者諸州別駕治中等  
見居官及罷散者子孫悉取家去都二千里爲  
限太祖崩乃止

永明三年正月詔立學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  
及貧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有  
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

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尚書  
令王儉議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  
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祭先聖先師中  
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  
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禮則重陸納車  
胤謂宜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  
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爲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  
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喻希  
云若至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至敬之所若欲



嘉美先師則所況非備尋其此說守附情理皇朝  
屈尊弘教待以師資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  
嘉立學裴松之議應俛六佾以郊樂未具故權奏  
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牲  
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講孝經親臨釋  
奠車駕幸聽

建武四年正月詔立學永泰元年東昏侯即位尚  
書符依永明舊事廢學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  
曰古之建國君民者必教學爲先將以節其邪情

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習與性成也是以忠  
孝篤焉信義成焉禮讓行焉尊教宗學其致一也  
是以成均煥於古典虎門炳於前經陛下體睿渙  
神纘承鴻業今制書旣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  
之光者有以擬議也若以國諱故宜廢昔漢成立  
學爰洎元始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有國諱也  
且晉武之崩又其學猶存斯皆先代不以國諱而廢  
學之明文也永明以無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也尋  
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治也天子於以諮謀焉於

以行禮焉記云天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執有罪反釋奠於學又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  
天子袒而割牲執爵而醕以教諸侯悌也於斯學  
是天子有國之基教也或以之所言皆太學事  
也今引太學不非證也據臣所見今之國學即  
古之太學晉初太學生三千人既多猥雜惠帝  
時欲辯其涇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國子學官品  
第五以上得入國學天子去太學入國學以行  
禮也太子去太學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

國學斯是晉世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  
士庶皆須教成故國學太學兩存之也非有太  
子故立也然繫廢興於太子者此永明之鉅失  
也漢崇儒雅幾致刑厝而猶道謝三五者以其  
致教之術未篤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  
有序國有學以諷誦相摩今學非唯不宜廢而  
已乃宜更崇向其道望古作規使郡縣有學鄉  
閭立教請付尚書及二學詳議有司奏從之學  
竟不立

永明五年十月有司奏南郡王昭業冠求儀注  
未有前准尚書令王儉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  
禮雖有嫡子嫡孫然而地居正體下及五世今  
南郡王體自儲暉實惟國裔元服之典宜異列  
蕃案士冠禮主人立冠朝服賓加其冠贊者結  
纓鄭玄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  
兄則明祖在父不爲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  
自爲主四加玄冕以卿爲賓此則繼體之君  
及帝之庶子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云

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於阼庶子冠於房記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於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與鄭注儀禮相會是故中朝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加冠光祿贊冠諸王則郎中加冠中尉贊冠今同於儲皇則重依於諸王則輕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皇太子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道南郡雖處蕃國非支庶之列宜稟天朝

之命微申冠阼之禮晉武帝詔稱漢魏遣使冠  
諸王非古正典此蓋謂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  
主之義至於國之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  
節加冠大鴻臚爲贊醮酒之儀亦歸二卿祝醮  
之辭附准經記別更撰立不依蕃國常體國官  
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日内外二品清官以上  
詣止車集賀并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  
宮臣亦詣門稱賀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尅日  
謁廟以弘尊祖之義此既上典宜通關八座丞

郎并下二學詳議僕射王奐等十四人議竝同  
并撰立贊冠醺酒二辭詔可祝辭曰皇帝使給  
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基加南郡王冠祝曰筮  
日筮賓肇加元服棄余幼志從厥成德親賢使  
能克隆景福醺酒辭曰旨酒既清嘉薦既盈兄  
弟具在淑慎儀形永屆眉壽於穆斯寧

永明中世祖以婚禮奢費勅諸王納妃上御及  
六宮依禮止棗栗股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  
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止遺舅姑也永泰元年



尚書令徐孝嗣議曰夫人倫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結歡兩姓年代汙隆古今殊則繁簡之儀因時或異三加廢於王庶六禮限於天朝雖因習未久事難頓改而大典之要深宜損益案士冠禮三加畢乃醴冠者醴則唯一而已故醴辭無二若不醴則每加輒醢以酒故醢辭有三王肅云醴本古其禮重酒用時味其禮輕故也或醴或醢二三之義詳許於經文今皇王冠畢一酌而已即可擬古設禮而猶用醢辭寔爲

乖衷尋婚禮實籩以四爵加以合卺既崇尚質  
之理又象泮合之義故三飯卒食拜醕用卺先  
儒以禮成好合事終於三然後用卺合儀注先  
醕卺以拜以三有違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  
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時無共牢之禮三王作之  
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標示  
約而彌乖昔典又連卺以鑠蓋出近俗復別有牢  
燭雕費采飾亦虧曩制方今聖政日隆聲教惟  
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沿龍衣之規有切

治要嘉禮實童宜備舊章謂自今王侯已下冠畢  
一酌醴以遵古之義醴即用舊文於事爲允婚  
亦依古以鬯酌終醕之酒竝除金銀連鑲自餘  
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煇燎牢燭華侈  
亦宜停省度斷雕可期移俗有漸參議竝同奏可  
晉武太始二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  
下詔曰禮內諱不出宮近代諱之也建元元年  
太常上朝堂諱訓僕射王儉議曰后諱依舊不  
立訓禮天子諸侯諱羣祖臣隸既有從敬之義

宜爲太常府君諱至於朝堂榜題本施至極旣  
追尊所不及禮降於在三晉之京北宋之東安  
不列榜題孫毓議稱京兆列在正廟臣下應諱  
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馬道敬議東安府君諱  
宜上榜何承天執不同即爲明據其有人名地  
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諱者皆改宣帝諱同二  
名不偏諱所以改承明門爲北掖以榜有之字  
與承竝東官承華門亦改爲宣華云

漢末蔡邕立漢朝會志竟不就秦人以十月旦

爲歲首漢初習以大饗會後用夏正饗會猶未  
廢十月旦會也東京以後正旦夜漏未盡七刻  
鳴鐘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  
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張衡賦云皇輿夙駕  
登天光於扶桑然則雖云夙駕必辨色而行事矣  
魏武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後  
魏文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  
城南立氈殿青帷以爲門設樂饗會後還洛陽  
依漢舊事晉武帝初更定朝會儀夜漏未盡十

刻庭燎起火羣臣集傳玄朝會賦云華燈若乎  
火樹熾百枝之煌煌此則因魏儀與庭燎竝設  
也漏未盡七刻羣臣入白賀未盡五刻就本位  
至漏盡皇帝出前殿百官上賀如漢儀禮畢罷  
入羣臣坐謂之辰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  
壽酒大饗作樂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  
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  
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  
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宋世至十刻乃受賀其

餘升降拜伏之儀及置立后妃王公已下祠祀  
夕牲拜授帛祭皆有儀注文多不載

三月三日曲水會古楔祭也漢禮儀志云季  
春月上巳官民皆絜濯於東流水上自洗濯袪  
除去宿疾爲大絜不見東流爲何水也晉中朝  
云卿已下至於庶民皆禊洛水之側事見諸禊  
賦及夏仲御傳也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淵池  
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淵池賦詩陸機云夫淵池  
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跨水流杯

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今相承爲百戲之具雕弄技巧增損無常

史臣曰案楔與曲水其義參差舊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姑洗絜之也巳者祉也言析介祉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脩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應劭云楔者絜也言自絜濯也或云漢世有郭虞者以三月上辰生二女上巳又生一女二日中頻生皆死時俗以爲大忌民人每至其日皆適東流水析枝自絜濯浮酌清流後



遂爲曲水案高后杖霸上馬融梁異西第賦云  
西北戌亥玄石承輪蝦蟇塢庚辛之域即曲  
水之象也今據楔爲田水事應在水壽之前已  
有袞除則不容在高后之後析農之說於事  
爲當

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像  
漢立秋之禮

史臣曰案晉中朝元會設卧騎倒騎顛騎自  
東華門馳皇神虎門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宋武

爲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項羽墓  
承以爲舊准  
西華縣志  
今相

志第一

南齊書九



志第二

臣蕭吉等撰

禮下

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應遷祔祠部疑有  
祖祭及遣啓諸奠九飯之儀不左僕射王儉議  
奠如大斂賀循云從墓之墓皆設奠如將葬廟  
朝之禮范甯云將窆而奠雖不稱爲祖而不得  
無祭從之有司又奏昭皇后神主在廟今遷祔葬  
廣有虞以安神神旣已處廟改葬出靈豈應虞

祭鄭注改葬云從廟之廟禮宜同從墓之墓事何  
容異前代謂應無虞左僕射王儉議范甯云葬  
必有魂車若不爲其歸神將安舍世中改葬即墓  
所施靈設祭何得不祭而毀耶賀循云旣窆設奠  
於墓以終其事雖非正虞亦粗相似晉民脩復  
五陵宋朝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設虞非疑從之  
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前宮臣疑所服左僕射王  
儉議禮記文王世子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且  
漢魏以來官僚充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晉庾翼妻

喪王允滕弘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重邪宜依禮爲舊君妻齊衰三月居官之身竝合屬假朝晡臨哭悉繫東宮今臣之未從官在遠者於居宮之所屬寧二日半仍行喪成服遣牋表不得奔赴從之

太子妃斬草乘黃議建銘旌僕射王儉議禮旣塗棺祝取銘置于殯東大斂畢便應建于西階之東

宋大明二年太子妃薨建九旒有司又議斬草

日建旒與不若建旒應幾旒及畫龍升降云何  
又用幾翼僕射王儉議旒本是命服無關於凶事  
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備禮故在凶乃建耳東  
宮秩同上公九命之儀妃與儲君一體義不容  
異無緣未同常例別立凶旒大明舊事是不經  
詳議率爾便行耳今宜考以禮典不得効尤從  
失吉部伍自有析輅凶部別有銘旌若復立旒  
復置何處翼自用八從之

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立宮中有石誌參議

墓銘不出禮典近宋元嘉中顏延作王球石誌  
素族無碑策故以紀德自爾以來王公以下咸  
共遵用儲妃之重禮殊恒列既有哀策謂不須  
石誌從之

有司奏穆妃卒哭後靈還在道遇朔望當須設  
祭不王儉議既虞卒哭祭之於廟本是祭序昭  
穆耳未全同卒吉四時之祭也所以有朔望殷  
事蕃國不行權制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後朔望  
設祭帝室既以卒哭除喪無緣方有朔望之祭



靈筵雖未升廟堂而舫中即成行廟猶如桓玄  
及宋高祖長沙臨川二國竝有移廟之禮豈復  
謂靈筵在途便設舫事耶推此而言朔望不復  
俟祭宋懿后時舊事不及此益可知時議從之  
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  
其年閏九月未審當月數閏爲應以閏附正月  
若用月數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  
晦小祥至於祥月不爲有疑不左僕射王儉議  
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

云積分而成月公羊云天無是月雖然左氏謂  
告朔爲得禮是故先儒咸謂三年暮喪歲數沒  
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  
而月之異朔所以吳商云含閏以正暮允協情  
理今杖暮之喪雖以十月而小祥至於祥縞必  
須周歲凡厭屈之禮要取象正服祥縞相去二  
月厭降小祥亦以則之又且求之名義則小祥  
本以年限考於倫例則相去必應二朔今以厭  
屈而先祥不得謂此事之非暮事旣同條情無

異貫沒閏之理固在言先設今祥在此晦則去  
縞三月依附准例益復爲礙謂應須五月晦乃  
祥此國之大典宜共精詳并通關八座丞郎研  
盡同異尚書令褚淵難儉議曰厭屈之典由所  
尊奪情故祥縞備制而年月不申今以十一月  
而祥從基可知旣計以月數則應數閏以成典  
若猶含之何以異於縞制疑者正以祥之當閏  
月數相縣積分餘閏曆象所弘計月者數閏故  
有餘月計年者苞含故致盈積稱理從制有何

不可儉又荅淵難曰含閏之義通儒所難但祥  
本應暮屈而不遂語事則名體具存論哀則情  
無以異迹雖數月義實計年閏是年之歸餘故  
宜揔而苞之暮而兩祥緣尊故屈祥則沒閏象  
年所申屈申兼著二途具舉經紀之旨其在茲  
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閏則祥之去縞事成  
二月是爲十一月以象前暮二朔以放後歲名  
有區域不得相參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  
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立閏此又附上之明義

也鄭射王賀唯云暮則沒閏初不復區別杖暮之中祥將謂不俟言矣成休甫云大祥後禪有閏別數之明杖暮之祥不得方於綬縞之末即恩如彼就例如此淵又據舊義難儉十餘問儉隨事解釋祠部郎中王珪之議謂喪以閏施功衰以下小祥值閏則略而不言今雖厭祥名猶存異於餘服計月爲數屈追慕之心以遠爲邇日既餘分月非正朔含而全制於情唯允僕射儉議理據詳博謹所附同今司徒淵始雖疑難

再經往反未同儉議依舊八座丞郎通共博議  
爲允以來五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限奏御  
班下內外詔可

皇太子穆妃服尚書左丞兼著作郎王逵問左  
僕射王儉中軍南郡王小祥應待聞喜不穆妃  
七月二十四日薨聞喜公八月發哀計十一月  
之限應在六月南郡王爲當同取六月則大祥  
復申一月應用八月非復正月在存親之義若  
各自爲祥廬聖相間立素雜糅未審當有此疑

不儉曰送往有已復生有節罔極非服制所申  
祥縞明示終之斷相待之義經記無聞世人多  
以廬室衰麻不宜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  
以俱除此所謂任情徑行未達禮旨昔撰喪記  
已嘗言之遠還之人自有爲而未祭在家之子  
立何辭以不變禮有除喪而歸者此則經記之  
遺文不待之明據假使應待則相去彌年亦宜  
必待乃爲衰經永服以窮生吉蠲長絕於宗廟  
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則旬月之間亦不容申何

者禮有倫序義無徒設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  
禮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雜  
則古有異宮之義設無異宮則遠還之子自應  
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  
暮而毀所以然者奔喪禮云爲位不奠鄭玄云  
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不時寔緣在遠爲  
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爲而然不關嫡庶  
子在家亦不待嫡矣而況諸妃正體王室中軍  
長嫡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不



應相待中軍祥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  
慰及至忌辰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而不對  
客此國之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共盡同異然  
奏御司徒褚淵等二十人竝同儉議爲允請以  
爲永制詔可

建元三年太子穆妃薨南郡王聞喜公國臣疑  
制君母服儉又議禮庶人爲國君齊衰先儒云  
庶人在官若府史之屬是也又諸侯之大夫妻  
爲夫人服總衰七月以此輕微踈遠故不得盡禮

今皇孫自是蕃國之王公太子穆妃是天朝之  
嫡婦宮臣得申小君之禮國官豈敢爲夫人之  
敬當單衣白帟素帶哭于中門外每臨輒入與  
宮官同

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案  
喪服經爲君之父長子同齊衰朞今至尊旣不  
行三年之典正服朞制羣臣應降一等便應大功  
九月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尊臣等參議謂  
宜重其衰裳減其月數同服齊衰三月至於太孫

三年既申南郡國臣宜備齊衰著服臨洛江既非  
正嫡不得禰先儲二公國臣竝不得服詔依所議  
又奏案喪服經雖有妻爲君之長子從君而服  
二漢以來此禮久廢請因循前准不復追行詔  
曰旣久廢停便

又奏伏尋御服文惠太子墓內不奏樂諸王雖  
本服菴而儲皇正體宗廟服者一同釋服奏樂  
姻娶便應竝通竊謂二等誠俱是嘉禮輕重有  
異娶婦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

世蕃喪降在大功者婚禮廢樂以申私戚通以前典詔依議

又奏案禮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日乃設祭尋比世服臨然後改服與禮為乖今東宮公除日若依例皇太孫服臨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音而後祭之應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慰之禮詔

建武二年朝會時世祖遇害未終朝議疑作樂不祠部郎何佟之議昔舜受終文祖義非膚禋

及放勛徂落遇密三祀近代晉康帝繼成帝于  
時亦不作樂懷帝永嘉元年惠帝喪制未終于  
時江充議云古帝王相承雖世及有異而輕重  
同禮從之

建武二年正月有司以世祖文皇帝今二年正  
月二十四日再忌日二十九日大祥三月二十  
九日祥禫至尊及羣臣泄哀之儀應定准下二  
學八座丞郎博士陶韶以爲名立義生自古之  
制文帝正號祖宗式序昭穆祥忌禫日皇帝宜

服祭服出太極泄哀百僚亦祭服陪位太常丞  
李撝議曰尋尊號旣追重服宜正但已從權制  
故苴杖不說至於鑽燧旣同天地亦變容得無  
感乎且晉景獻皇后崩羣臣備小君之服追尊  
之后無違后典追尊之帝固宜同帝禮矣雖臣  
子一例而禮隨時異至尊龍飛中興事非嗣武  
理無深衣之變但王者體國亦應弔服出正  
殿舉哀百寮致慟一如常儀給事中領國子助  
教謝黑濟議夫喪禮制限節兩分虞祔追主之情

小祥抑存之禮斯蓋至愛可申極痛宜屈耳文  
皇帝雖君德早凝民化未洽追崇尊極寔緣于  
性今言臣則無實論已則事虛聖上馭寓更奉  
天眷祗禮七廟非從三后周忌祥禪無所依設  
太學博士崔愷同陶韶議太常沈淡同李撫議  
國子博士劉警等同謝墨濟議祠部郎何佟之  
議曰春秋之旨臣子繼君親雖恩義有殊而其  
禮則一所以敦資敬之情篤方喪之義主上雖  
仰嗣高皇嘗經北面方今聖曆御宇垂訓無窮

在三之恩理不容替竊謂世祖祥忌至尊宜弔服升殿羣臣同致哀感事畢百官詣宣德宮拜表仍致哀陵園以引進遠之慕尚書令王晏等十九人同佟之議詔可

海陵王薨百官會哀時纂嚴朝議疑戎服臨會祠部郎何佟之議羔裘玄冠不以弔理不容以兵服臨喪宋泰始二年孝武大祥之日于時百寮入臨皆於宮門變戎服著衣帙入臨畢出外還襲戎衣從之



贊曰姬制孔作訓範百王三千有數四維是張  
損益彛典廢舉憲章戎祀軍國社廟郊庠冠  
婚朝會服紀凶喪存爲盛德戒在先亡

志第二

南齊書十